# 荊川先生右編

# 荆川先生右編目録

## 卷十二

宗

封國

諫以狄伐鄭　補　富辰

請封建子弟疏　上漢文帝　賈誼

諫復封淮南四子　上文帝　賈誼

奏封皇子議　上光武　補　竇融等

論遣諸王就國疏　上章帝　宋意

論封國　上晉武帝　楊珧

論封國世襲疏　上後魏孝明帝　張普惠

# 荆川先生右編卷十二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 宗

### 諫以狄伐鄭　富辰

周襄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

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奸之大者也棄德崇奸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

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請封建子弟䟽　　賈誼

漢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爲梁王後徙代王武爲淮陽王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上䟽

起奇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

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

古來少有此識見就有此識見未必能寫之筆下明白痛快如此

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

冷而緊

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

超卓

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

又一段抽說淮南

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

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巳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

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諫復封淮南四子　賈誼

文帝八年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上疏諫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

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胷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黠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顧留計

奏封皇子議　竇融等

漢光武即位初大司馬吳漢請封皇子不許更奏連歲建武十五年三月乃詔群臣議大司空竇融固始侯李通膠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等奏

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

爲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爲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爲周室輔高祖聖德光有天下亦務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遜抑而未議群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厭衆心臣請大司空上輿地圖太常擇吉日具禮儀制曰可夏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廟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廟封皇子輔爲右翊公英爲楚公陽爲東海公康爲濟南公蒼爲東平公延爲淮陽公荆爲山陽公衡爲臨淮公焉爲左翊公京爲琅琊公

## 論遣諸王就國疏　宋意

漢章帝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尚書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

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藩國爲子孫基阯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于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令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藩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帝納之

論封國　楊玭

晉武帝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珧建議上奏

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置二軍三千人小國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

論封國世減疏　張普惠

後魏孝明帝時詔訪冤屈光祿大夫右丞張普惠上疏

詩稱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黃

河如帶太山如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册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疆大分王罪犯懸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爲恒典者也故尚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踈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爲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勳親懷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慨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悉

令始列璧豈得混一內分天地也故樂良樂安同蕃
異封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
戚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懸殊兼
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傅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
不世減以父嘗全食足戶克本同之始封減從令式
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
足之旨乃爲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
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
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
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克本清淵吏多減戶故始

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
高祖霈然之詔減食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
未盡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又判之以開訓
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
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爲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踈之
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審同世奪以此毒天下
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識洞
今古爲尚書之日殷勤懃請孜孜於重議被旨不許
於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緦麻令給親恤止
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

未恤嫡封則爵祿無窮枝庶則屬內貶絕儀刑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亂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寃七廟之孫竝訟其切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滅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詰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寃滯愚以此爲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并

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戶克本滅從令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並應依所封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於親封之力耳親恤所裒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親親以牧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爲始其前來吏秩秉、

追



## 論樹建藩屏　于宣敏

隋高祖踐阼命奉車都尉于宣敏撫慰巴蜀及還上疏

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
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暱謟邪而
踈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
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
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
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
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踰七百伏惟陛下日
角龍顔膺樂推之運叅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
心百神受職理湏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
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支但

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
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盛業
鴻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
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之（帝嘉納）

請罷封建　李百藥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帝以周封子弟八百餘
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呂后欲危劉氏終賴
宗室獲安封建親賢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
弟刺王元景等又封功臣十四人世襲刺史
禮部侍郎李百藥駁奏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本方
思闡治定之規以弘長世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

歸然命曆有睽促之殊邪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
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
郡國可以監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盤石
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枝榦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
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
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故一夫
號澤七廟隳祀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寓內莫不受
命上玄飛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
期雖魏武携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
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

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勛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隆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凌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短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盛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顔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

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丁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爲萊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旣紊斷可知焉鍥船求劒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舋未甚羿浞之災高貴之殃寧異申繒之酷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屛化爲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凌弱衆暴寡疆埸彼此干戈日尋狐駘之役女子盡

鑿嶠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

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灋則君臣悖禮共儉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詠壽洲乃云爲已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循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葛南郡太守弊布裹身萊蕪縣長凝塵生甑專云爲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弒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睢咸秩遂用玉帛

之君曾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爲政之理可一言以蔽之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啟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爲言獨照宸衷不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況晉氏失馭寓縣崩離後魏時乘華夷雜處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者學長短縱横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爲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

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時運非克定之功年踰
二紀民不見德及大業嗣文世道交喪一時人物掃
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
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治綜覈前王雖
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槩實所庶幾愛敬蒸蒸
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
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申舉
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
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陋無棄芻蕘帝
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

將升碩儒於鄉相聖人之善誘也羣臣以宮中暑濕
寢膳或乖請徙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家人之産竟
抑子來之願不忝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歲荒
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惠
䘏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啗藜藿樂撤簨簴言
必悽動貌成癯瘠公旦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即序陛
下每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
妄勞中國以事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
茂實心切憂勞跡絶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
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

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興辭纔及日昃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恭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請待斲雕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爲晚焉

論封建宗子　　張方平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論

臣聞在昔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而後

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三代之王莫不封建宗子以爲藩衛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其敦叙世族之義則有飲食之禮親睦伯叔之國則有脤膰之賜及其衰也幽王不能燕樂同姓骨肉相怨而頍弁角弓之刺興焉平王棄其九族而葛藟之譏起焉然維城毘輔翼獎王室故有周之享國逾八百年及乎孤秦郡縣天下專自封大不復建侯子弟單微勢同匹庶及山東寇起孑立無救四方瓦解遽至顛覆二漢之制屏翰支子入參宿衛宗室賢者預聞朝政親疎雜用輕重相權故基祚搖而更安國命絕而復續魏氏簡薄兄弟

僻遠族人制諸藩王不許朝覲文如鄧城武若任國關防禁固才不試展而乃忍死待賊託孤寄命本根淺弱龜鼎詐速遷司馬氏近鑒當塗謀安後世配兵諸子分據要地永嘉之後禍變允作自相屠刈過於血仇離石嘯亂區域大擾羌胡紛起王制剗盡猶賴藩戚撫臨方面故大命重集于江左焉中興之後敦峻干誅皆自上流歷逼京邑故自晉世逮于宋齊陰害都會必命王室子弟鎮督之于後劉蕭二明昏迷悖亂忌同好異縱其尋斧枝幹都盡枯株几然股肱悉除但存胃領險慝之人以為利姦雄之臣以為福故


四明吳 邦[illegible]

使齊梁坐移神器嗚呼滅天理反人道汙禮義傷風
教凶德之大其惟內自誅夷者乎近者唐氏創業亦
多宗室立功中世已還多難之際斧鉞往討嵓廊謨
謀書勳是旂流於史牒者同姓近屬實繁有徒臣聞
教莫大於親親道莫大於立愛故傳稱六逆其一曰
踈閒親夫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伏惟我國
家德暨流光慶基遐固天實保定長發其祥韡韡杕
杜既和樂而且孺振振公姓皆信厚而有穆宜乎德
教自家而刑國孝悌達乎四方者矣至乎爵德官才
教勸長善之道臣猶竊歎焉若有未盡至者採其大

要務備論焉

## 論教勸宗室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論

張方平

臣聞昔在帝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夏有東西之序商建左右之學周則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樂師治國學之政自王及群后之子皆訓以四術三行之事又庶子之正於公族者亦教以孝悌睦友子愛之道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衆鄉方矣自秦燔滅先王之道而教其子以申商刑名之言不復有庠序之事漢雖開設學校選置師儒

而國子遂廢齒學之禮今諸宫院講說教授之官實
古師友之地且天枝帝胄習見貴驕生于深宫之中
長乎婦人之手甫出就傳性習之始朝廷當爲慎擇
道德之老經術之儒莊介堅質之人純重規矩之士
俾正言日入於其耳善道薰襲於其心使知恭儉之
爲令名嚴畏之爲吉德聳勵之以樂善則有榮賞福
祥之事誡懼之以趨惡則有刑罪禍敗之言善惡之
端實由師友今乃使自薦請即爲除授凡選人充職
一歲乃得改官至有商販初仕輕薄少年率僥倖以
自謀爲進宦之捷徑以俳優弄之具曾何誨導之爲

夫食荼蓼者不知薺甘居羸博者必爲齊言紃繳隨染薰猶易器況人抱血氣剛柔之性凾欲惡荒佚之情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此言富貴不與驕侈相期勢必自至者也而不節之以德義輔之以正人欲其不入於邪動克由禮其可得乎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言方幼孺當慎所與朋處者也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臣伏見近建睦親之宮制度周大前拱宸極後固國基夫漢立諸侯之邸纔備乎朝宿唐建諸王之院專寵乎近親未有能糾合宗族均恩等義如今之美者也其設司分

局綱維備矣至于教育勸勵之道臣敢獻愚焉其諸
院講說教授之官臣謂宜擇其學問精博志行端脩
之士定其員數中開廣堂爲之學舘凡宮族子弟尊
卑咸會而以齒叙焉晨以談經晝以學文學官分掌
之而命耆德近臣一人總攝焉其勤於肄業恭懿莊
儉學藝特優者使之上聞遷其秩祿加之賜賚以旌
之則其不率教者不待罰而憤悱知勸矣鏘如冠珮
雖居象魏之閒洋然頌聲如在洙泗之上不亦美哉
故爲國以禮動人以行王化之大者貴游公卿之子
弟州鄉庠塾之士人莫不上靡德音下脩志業四方

風動其教不肅而成矣振振公族咸如麟趾之時緜緜葛藟更茂本根之庇可為德化之徵邦家之光也

## 論封太祖後　劉攽

宋哲宗時同知太常禮院劉攽奏

臣伏見手詔推求太祖皇帝諸孫屬近行尊者立以為王以光大成功偉業此誠陛下追孝祖廟聖恩無已舉百王之所未嘗用而行之則傳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竊觀詔旨所處猶有未論恭以太祖皇帝傳國太宗雖為兄弟相傳譬猶商之諸王大統所在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也盛德之祀澤

厚流光舉在是矣何待復求諸孫而王之如是則祖廟有功不毀之稱列聖繼統丕承之美反不及置一國乎古者惟列國之君無嗣則有求其子孫而紹封之者祖宗之重不可與此同議又諸侯不得祖天子今封王當自爲其國之祖終不敢上承太祖明矣臣以謂陛下欲褒揚藝祖豈無其說按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文王造周爲人祖子孫封國最多後世不敢與並漢明帝亦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等故世祖諸子皆封大國而明帝子才半之也然則帝者之世崇厚始祖之子

當必異於繼體矣太祖皇帝之子惟德昭德芳二人陛下何不崇此二國之後世世不降其爵與周漢等盛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藝祖巍巍之慶陛下烝烝之孝無不休顯著明矣臣以愚戇待罪禮官知陛下推崇藝祖願聖意超越非群臣所及猶願考合典禮使其大義可以講說爲萬世法故敢冒進瞽言伏望少加采擇臣無任戰栗之至

乞立宗子課試法　趙彥若

宋神宗元豐元年知宗正丞趙彥若上奏

臣伏見本朝宗室舊有召試出身之令及熙寧初始

命宗子出補外官入分事任列於有職之臣此誠天下
至公盛德之事祖宗所未嘗有至陛下巳自得之加
以聖澤涵育宗英衆多當此之際有司不能宣德明
意建白所職請廣選舉以協隨時之義少佐當宁勤
求之意而牽常抱俗取適目前則素餐竊位於何塞
責昔漢之取人不限疎近而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
之文劉向以宗室高才進對待詔唐宗正寺歲送進
士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李程李肱皆爲舉
首雖或繼周而下去古巳久未可以論當世然取其
稍近古者或可施行今宗正寺侍祠之外專掌玉牒

屬籍而不豫薦士在於聖時竊恐臣之本職有所未稱謂宜具爲條統俾諸教官依國子監外官學例爲課試法每過秋賦許就宗正寺投狀鎖試別立人數頒示優與著爲格令俾其競勸賢戚並用紀綱四方何獨樸棫之雅乎凡天下事皆如權衡重於此則輕於彼矣宗室之間自有考校賢者獲升不肖者退抑分當裁損必無觖望夫親賢並進布列中外以鎮安四海爲磐石之固與愚智混淆聚於一處徒縻祿廩而無所事者不可同日語也

論宗子　陳淵

宋高宗時右正言陳淵論用宗子奏

匹夫角力壯羸不等則壯者必勝使二羸而當一壯則勝負未可知也又況於羸者之多乎故閭閻細民以父子昆弟之多寡為強弱急難之際豈無他人不若親戚為可恃也豈獨閭閻之民為然雖大而天下亦莫不然武王克商同時而封者五十三人而異姓不在是焉當時不以為私後世不以為過豈其才智皆足以過人而德業皆可以服天下乎所以布枝葉而庇本根強手足而衛頭目不得不然也周之所以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者其以此耳今夷狄之強既與

吾爲敵國而吾之親戚衰替未有甚於此時不嘗廣以糾集而簡拔之使居腹心之地以爲吾援壯藩與勢其何以濟此夷狄所以輕視中國易叛而難制也頃者虜騎憑陵二帝北狩親屬之在東都者虜擄而從之獨陛下一人適居於外天實留之以興我宋其餘宗室散處遐方下國又皆疎屬卑秩不近幾甸幸而獲免亦已寡矣謂宜旁搜遠訪使各陳族係圖而上之引還近地親加試擇焉其有屬尊而官高聞望素著者俾領方面或處監郡之任其次委以州縣掌兵之職若以嘗出仕而貪墨殘忍不才無能者姑仍

其舊後生可教者教之俟其成就然後用焉如此則數年之後聲績傳播將有如漢之河間東平者出夷狄聞之必謂中國親族多賢足以自輔自然畏威而不敢肆矣昔仁宗朝富弼在樞府仁宗詔弼專管北事弼因上安邊十三策其一 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所以強本枝而服四夷者以謂虜人貴親多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所以自強而中國未聞有皇親可以爲朝廷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搖動此誠宜爲夷狄之所窺測也此言仁祖時也其後熙寧元豐間始行教養

考試之法英才輩出雖未嘗大用無赫赫功名然雖海内而亦不得爲無人矣不幸遭值寇攘往往羅害流離殊邦凋喪殆盡今又有甚於仁祖以前矣然竊言於仁祖時是時海内又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和之後而其反復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謀計又宜如何也歷歷管見惟陛下深念之

## 論宜大用宗室　蔡戡

宋光宗時蔡戡上奏

臣聞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之國五十有三文昭武穆皆爲顯諸侯周召毛原皆爲名卿才大夫大

者制禮作樂濟時太平小者勳在王室藏之盟府周之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良有以也在漢則有朱虛之忠河間之賢沛獻之謹節東平之好善在唐則有孝恭却敵之功道宗方面之畧勉石之事業白賀之文章顯顯爲世豪英者不可悉數由周以來漢唐最爲長久豈非得周家强本支之道而然與曁我國家源深流長子孫蕃衍盛大乃建睦親廣親二宅聚之京師其惇叙之道教育之法莫不備至然而不過高爵重祿以養其身而已雖有懷才抱藝卓爾不羣者不得施用終亦汨沒而無聞熙寧二年始詔易以外官

許之應舉故人人自奮爭效所長百年之間外而爲監司守臣內而爲侍從卿監蓋不乏人然亦未聞傑然立事建功垂於不朽追配古人者其故何也夫宗室之進身有三曰進士曰任子曰特恩特恩補官授以右選之職處以員外之任故已置之不用之域矣任子之法既與庶姓同進士之科特與庶姓異蓋繇進士而進者取之太優用之有限故也取之太優則無能者或濫進用之有限則有才者或見遺雖朝廷所以優異宗室亦所當然而於搜羅人才有所未盡也今之宗室與祖宗之時異當熙寧法行之初宗室

子弟去官掖而親州縣之勞捨膏粱而為文墨之習蓋有非所願者欲誘而進之則取之不得不優取之既優則用之不得不限其所到之地亦其宜也自衣冠南渡以來流落異方攻苦食淡與寒士角其間種學績文砥節礪行者不為無人然而人情易怠曰如是而可以應舉得官蓋亦足矣故所學者不過如是雖有文章足以代王言終不得一登詞掖雖有才學足以斷國論終不能一履政塗唯人懷自棄之心蓋有必棄之理存焉臣竊謂祖宗之成法宗室之異恩固不可革不若設為兩科而並行之願與庶姓混考

者許其自陳試賦於禮司則遵任子之例春試禮闈則用庶姓之法在選中者以師傅之職優之取之既與庶姓同用之不可與進士與有華國之文則使居臺閣之職有經世之才則使膺廟堂之選不必限其所到之地庶幾眞賢實能不致棄遺中人常材不失仕進豈特親親用賢之道一舉而兩得抑亦成周强本支崇屏翰之意也

聞樂對　　　　中山靖王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之七國行事欲稍侵削數奏暴過惡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

臣聞悲者不可爲絫欷思者不可爲嘆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喣漂山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耀夜蟁䖟宵見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抹覆眯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

此六段文之[illegible]也

此等文字不直敘其情而特微婉其詞如詩比興之類

道遼路遠會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氷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勝又具以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 辭過禮疏　東平王蒼

漢章帝建初六年冬東平憲王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

答之此其後諸王入宮輙以輦迎至省閤乃下答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

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見輙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此非所以章示群下安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褒貴焉

論奏劉愷讓國　賈逵

漢章帝時劉愷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和帝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

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

劉般嗣子愷表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並以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脩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

求通親親表　曹植

魏明帝太和五年植求通親親上表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

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群臣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

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逭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恵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慼慼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

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覯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承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於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嘆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徙匱語爾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

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之

言宗室令時之賢宜擢用　蘇軾

上　宋哲宗元祐七年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蘇軾

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河間東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為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畧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

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動之耳臣伏見左承議郎令畤事親篤孝内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况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以賢業以風動宗室觀示海内成先帝之意不以

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

諫寵州吁　石碏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巳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

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 諫吳王書　鄒陽

文帝時吳王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事吳王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斥言故借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全晃嚴邵文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

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兎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

北文辭極微

叙漢攻敗之勢乃是刺骨語

是拒越計

此拒胡計

胡是附陽語是吳語……

爲漢難也

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在此時淮南已如此）淮南連山東之俠（可鑒也）死士盈朝（諷詞）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此尚是生筭吳發之計）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名為譽吳多是洩漢陰計）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因弟於雍者豈非象

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敝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奏吳王書　　枚乘

景帝時乘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謀為逆也乘奏書諫之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illegible]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

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
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
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
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
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
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
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
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
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
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

[illegible]

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廼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

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復上吳王書　　枚乘

景帝時御史大夫晁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向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上書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擒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于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

遺約令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于
天下而功越于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于
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于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
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于道其珍怪
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
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
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
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
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
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

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于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請勿治梁王疏　谷永

成帝時谷永上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

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力傅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辠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衊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産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致招妖麗父同産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始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

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効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 論渤海王悝封事　史弼

漢桓帝弟渤海王悝素性險辟僭傲多不法度弼懼其驕恭為亂乃上封事

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而二弟階寵終用悖

愓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傲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群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絶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

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具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爲癭陶王

論魯王不當與太子齊衡　顧譚

吳大帝赤烏中顧譚拜太常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

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

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令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

## 論魏王府料物有逾太子　褚遂良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于皇太子上疏諫

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甚尚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

親者疎常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爲世作法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爲是臣聞傳曰愛子教以義方忠言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宫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入警出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恒存禮訓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

之以節儉又勑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帝深納其言

論皇二子禮秩當與顥王差遠　傅堯俞

宋英宗時殿中侍御史傅堯俞上奏

臣伏聞以疏而謀親者忠蔽于慈愛緣始而圖遠者言近乎迂濶惟推心于大公則愛不能惑鑒古而深念則迂有可察臣所以自忘其身疏而長慮於事始者也然詞畧則在理難悉語深則于事非便輒陳梗槩惟陛下思之臣竊念古先哲王總攬天下其臨斷

萬務則罔或不周及于父子之間鮮克無悔豈非愛
牽于內而義不勝情者哉伏見皇第二子開國東陽
位與穎王相去纔一階耳起居出入事頗均齊雖出
閤封王具存故事又其天資信厚久炙聖訓友于雍
睦固異于人臣獨恐異時年各長成左右使令迭至
毀譽歲月寖久或有可念夫有始有卒蓋聖人難之
陛下學通古今當為萬世垂法臣謂宜及顥等幼少
便為節制待顥以下恩意禮秩當與穎王差遠使限
隔無可陵之勢則社稷無疆之福昔者但告外廷臣
不敢遽獻愚惷今輒復諫露者望陛下默留聖意